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渠遺書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許溶

欽定四庫全書

莊渠遺書卷十五

明 魏校 撰

拾遺

書

與館中諸生一

天予長風送吾入洛萬里平原固在仰稽聖神經緯之蹟邈乎不可見已中觀英雄豪傑成敗興衰與其攻守之畧槩有可言者俯察生民困苦之狀無路達於九重

噫中原地利不興決無富庶教之理而興之甚難興之甚難所至烟雲相迎江山如待天寛地寛眼亦寛深覺把攝只在方寸但愧不能自作主宰未免衮衮隨逐大化今有一言告二三子此心收却纔從天德上露出端倪若放去自由悉被軀殼私慾包裹道何由而行也學政公移舟中已畧草定寄田入河南界則聞過惡實繁有徒蕭子雖俱已斥逐殆盡衆驚神明懼不自保正欲與時推移過歸德乃微子所封廵遠死節之睢陽也衆

中望一教官頗異未奇之也因事怒之所守不變知為
端人矣廼獨召與語彼密告云蕭宗主訪察皆是而大
失士心者過於嚴也宗主此來衆皆危疑亦甚瞻仰但
願不動聲色以涵育薰陶為主教化當大行訪察且泯
其迹行參蕭案文緣王案權衡之下便可得人託諸有
司教官彼多不明反累盛德教化亦危難行蓋人情先
畏阻瞤慕之心也又云教官獨召恐有譸張者出其言
可補吾之踈時汝寧案已先發遂逈用其意他處案頗嘗

改更寄田奏草疏遠之臣不當預聖學故因事及之忠愛之誠有難自遏者

二

别後從京口橫絶大江乘汴船渡淮江淮之間土多膏腴地利最易興復踰淮而北千里平原如砥滿目蕭條水旱皆苦淮視江小甚而吞大河豈待智者決其為患漕河開塞不常勢終歸於塞噫孰能師禹稷以濟斯民邳上下得雨草木生意流動麥青青在田民恃以無恐

黄河清今上生今歲黄河復清意者前星將耀乎北上屢聞聖德清明深可為世道慶但沿途所接士夫益為彌文苛禮而無實心詢以民瘼皆漫不為意又可為世道憂自度不能諧俗因詠文公詩云執我仇仇詎我知漫將行止驗天機猿啼鶴怨渾閒事只恐先生袖手歸平生學不得力愧無可補於世而屑屑往来何哉進德修業端有望於諸生諸生年富力强正宜及時努力毋效吾悠悠覆轍也

三

自離桑梓夢魂常繞故園二三子數千里寓書雖立志有大小用功有緩切要之自説實話宛如親在精舍中相應答也願各策勵各進一步何如何如上聰明天挺毅然欲希唐虞商周不肯作三代以下人主此念何處得來而二三輔臣謀謨日異反啟上心猜疑將有夬履貞厲之懼噫誰能手抉浮翳以生東明乎機會來得甚好但未知天運如何果欲平治與否且遲數月更看著

數當如何下也應雷欲習天文莫於無事生事諸髦士呵筆不能盡所欲言人才甚艱静菴遜菴外未見可與儔匹者純甫甚强人意眼下又不得来可慨哉

四

大比之事畢矣參也潛也士淹也得失何如希東希贄皆恬於進取固為可嘉但欲順親之心則人事不可以不盡應雷超然物外而多病累之然自古聖賢未聞有養心而致疾者此當更入思議遠欲融釋凝滯須於事

上用功勿觀雜書分我全力希東多疑少決邇来有增
無瘳願著精采湣貽書紀兒言言藥石良感此意今事
定已乆試田此心一照前許多將迎還得絲毫益否希
贄抱此天資奈何枉自擔閣肯策勵否耶士淹質高而
於人情物理不甚留意日用間未免有累莫若就此用
功吳門一病感暑氣也醫兼勞倦治之彌覺心煩至京
口專服解暑劑洒然而愈噫天下事惟明斷乃克成功
過儀真會崇志持養甚深渾厚之氣達於面目但未見

展拓想只是獨學不能取友四方故也淮南會唐虞佐語移日政事甚可觀武城會純甫剛大之資精深之學可敬可敬但虛心以來天下之善或未能也

五

吾以七月二十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聖意至八月初二日有旨改用今居家待命若得南京十月初復與諸生相見矣若留此則歲暮乃敢言歸又遲遲也答惟賢書寄回勿以示人諸生書來然疑勤作者多精進者

少吾欲人各答書丁祀弗暇今不久當歸須面論乃盡也潛有哭子之悲至愛固難自割亦宜以道寛解慎勿鬱鬱恐傷聖賢之學正要就自已情性上節養歸於中和

六

吾別又一年矣館中諸生用功何如精進者誰舊時為學不是講說即是想像或覬進於未來或追咎於既往却於見在生死路頭不免放過故日用間往往不得力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此心已死尚不自覺悟豈非天地間一行屍哉必須常存敬畏此心醒然事来方能照察得到心體渾全若纔偷惰自由心便散漫走作事来不復能照察功夫踈漏處多此乃千聖心學相傳若合符契只要著實行持而已朋友相聚須真切磋彼此各攻實病各進實功庶幾有益若只做一場話說譬如各懷假金在此寧可自瞞瞞人不肯去鍛鍊也吾東西奔走形神俱罷能諸生處不及一一裁答大意具於此

矣汝與希秉宜勇决為諸生倡至祝至祝

復毛希秉

喪奠而不祭此孝子哀痛之甚不能自舉朋友無服者亦不當與也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祭祀皆子孫自主之親友咸來助祭若祭他人祖考豈有感格之理世俗他人有喪輒致奠祭以此為厚而不知其為非禮也雖先哲大儒亦未免從俗然於吾心終不安蓋偶窺測得聖人制禮之本意也嘗謂必欲初喪致奠昜若致

賻必欲將葬致祭昌若以物助其虞祔古禮虞祭始用牲世俗將葬殺牲以奠而虞祭反畧最為非禮賻不必錢帛量出財力任一喪事最得禮意飲酒食肉喪側自不當從衆

二

汝病今有瘳矣又度一厄吾甚喜亦甚憂嗟乎人生不與禽獸同歸者幾何其死不與草木同腐者幾何汝固不應在此等中正恐不免在此等中也近日與仲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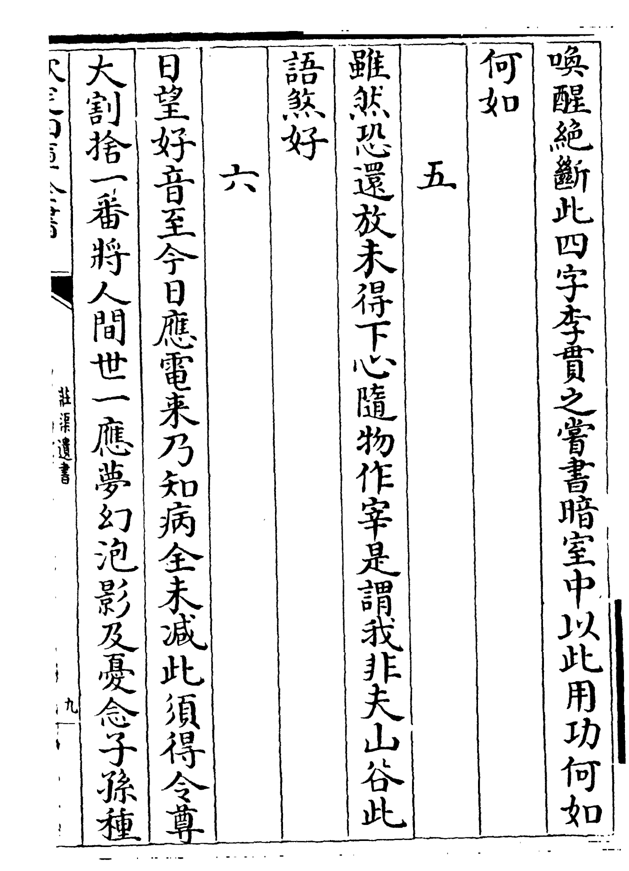
三代而下學聖人甚難甚難知識神之為神不知全其元神也今拈以語汝神決不可以思慮寧亦决非見聞所能盡汝可猛省此言大學工夫只是定性今却終日汨其性莊生所謂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是之謂蔽蒙之民甚是痛快

三

海上事如何無巨細可備寫来兵閒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不乘其初鋭激沙民用之當機而留矢勢險而節長

使賊得玩我不更為計吾恐情見勢屈彌難彌難矣今兵未用無分毫益而費已不貲更遲則勸借必不可斷錢粮決不可支何不移此懸搆重賞知勇俱出矣湯未勝而驕聞拜毘陵一士人為師果爾可為太息當道處吾不可言欲薦一人於肅齋然用之又在當道未必能用也自古豪傑成大事者由其能用度外之人也今拘拘守文法何由成功且兵機在呼吸間而以揖讓處之十羊九牧莫知適從詩云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

于成哀哉蕞爾小寇不但關一方利害休戚而於人才世道大有所關何也今士大夫善宦者往往學乖只是一箇挨法會管不如會推誰有如肅齋夙夜憂勞耐煩務實視官事如家事者乎不幸蹉跌是使士大夫日乖世界更無人管可勝歎哉小民何知萬口一詞咸怨肅齋縉紳嘗學問者亦復如是吾恐上司任事者亦復如是奈何



喚醒絶斷此四字李貫之嘗書暗室中以此用功何如

何如

五

雖然恐還放未得下心隨物作宰是謂我非夫山谷此語煞好

六

日望好音至今日應雷来乃知病全未減此須得令尊大割捨一番將人間世一應夢幻泡影及憂念子孫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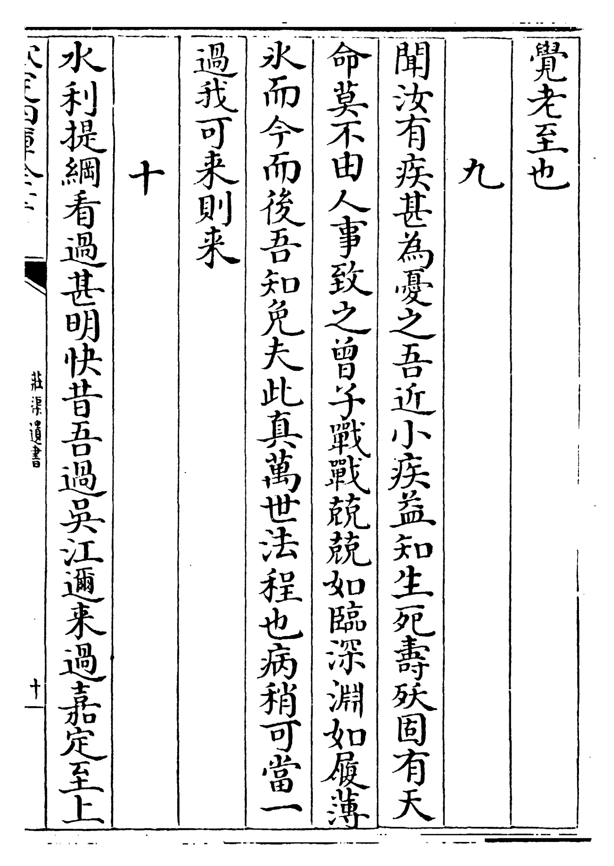
種思量俱一齊斷卻庶幾元氣靜中漸回以待國醫之至庶幾有下手處用藥易見效也

七

自欺最是鬼賊然其病只是一箇因循遂至長惡容姦墮坑落塹固不可不決裂也

八

吾旦夕望汝不見汝來不知汝用功專一否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以此自體察何如日月不肯待人瞬息便



覺老至也

九

聞汝有疾甚為憂之吾近小疾益知生死壽殀固有天命莫不由人事致之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此真萬世法程也病稍可當一過我可来則来

十

水利提綱看過甚明快昔吾過吳江過来過嘉定至上

海反棹須是通知上下源流及其分合變遷處會而為一乃能順其勢而利導之然非胸中呑雲夢者八九亦未能當此任也杜子美灩澦詩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深哉言乎參嘗病汝悲事正指養魚池積水溇二語噫上之取利可謂盡錙銖矣民間壓壓遺利忍更搜剔之乎切忌切忌戒之戒之

與王應電

來書自訟不能力行此意甚善吾輩不及古人病皆在

此然亦須就切近平實處用功方不差了路逕故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若只是捺生硬做恐又是致知處穿鑿太苦別生見解出来異日力行上正助太過未免又紐捏一般說話也前此只因如是擔閣了歲年今須勇革汝學問常失之過試讀論語只平平玩味就自已身上體貼去做此誠對病良藥也持之久自別但恐意見又轉而之他却未免厭常喜新耳體驗功夫若何有得有疑便中不惜詳示

二

爾有高志而不能遜志用功吾常憂爾念爾一別又三月矣不知爾用何功夫想苦心處多也學者於事不明乎理而强欲以力為之是故有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然欲明理須虛心以求之決非急迫穿鑿所可得也困窮拂亂正是天意玉成於汝不可因是自沮飲食男女之欲當因其已知而力行之益求其所未知以造其極空言無益也貧無以養固所當憂此處只有義命二

字須牢立脚跟日用間但問義當為與不當為若得之不得有命焉不可必也臧獲背主義所當問引君子無所争及訟元吉却覺不相當大抵凡事各有至當不易之定體窮而得之自然活潑潑地若便將古人言語牽合說煞却窒礙難行矣事少暇可来館中取大學從頭至尾讀之除却許多牽繞意思掃却許多障蔽意見義理自然有端緒出来擇善固執之功皆有所施矣否則非吾所敢知也

三

聲減定為二十八韻增定為四十五天然去安排字字各有著落真千古之一快也舊韻非但聲有差韻亦多走乃知聲失之多韻失之少故管不住真不易之論也但以諧俗之故多收俗字亦多俗解若欲便今詩家恐多酷信玉篇及守禮部韻堅甚未必肯過而問焉乃若詩賦大家亦必該洽近世亦多好古者觀此決不能醒其目而開其心也詩叶韻亦出天然吾今畧見得而未

能通悟故且蓄疑昨所定太覺草草如騶虞詩一章葭

豝韻二章蓬豵韻結句自為應不叶上韻也觀周南吁

嗟麟兮可見昔與陳元誠定樂章親見元誠歌伐木思

齊二章只因一字差上下便貫不去後看大全本恰如

一氣呵成以此深服文公叶韻之妙恐未可易言也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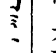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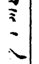
此書已看畢此次倫理訓釋簡明前此未有也雖然李

上蔡用其私知而不明大道之自然其同丈也乃賈亂

古文也其間豈無過人處正是其自負恃處然大病却在此汝今自用之意終多此病不小病隨識長將終吾身不可不懼又其間每涉義理精奥心學淵微處便易差却乃知古今人胸襟淺深大小不知相去幾許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不可不勉每見汝自謂已得心學但有病用不得此功是皆拒善之藩籬也受病不淺坐掩殘書慨古今白頭契分向誰深頂門欲試回生手爭得名家一寸鍼












五

聞汝疾又作不知其為何疾也豈夢遺邪姑蘇有盛寅者人以椒寄其家十五年矣一夕夢有客急欲用椒啟其封取少許覺而痛自刻責豈吾義利不明邪何以有此夢也遂衣服冠而坐數日猶不釋然於乎人能若此用功志必能帥氣寤寐一如矣

六

汝意見不可反者只為聰明說得行縱橫皆可心愈不

虛去道愈遠故願汝完養虛心玩理待其自開出来不開亦任之毋為之先則所開自然潔凈精微渾厚深純有無窮之味也易解可自取譬孫子十三篇只虛虛說而涵蓄變化不窮古今善用兵者走他說不得若復有人注解盡將古今行兵利鈍填塞其中反覺滯礙難用何如何如

七

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来書畧加静存之功即患不

食此非靜使然乃欲靜使然也素問神有所存則氣結其此之謂與此段工夫須面語曹生欲來可與偕來也

八

日論作易根原乃是先天之學解此可以一日千里不但百尺竿頭進步也夏首連山商首歸藏此理深可玩索

九

昨所見還只是窺測與天機活潑不同開天之天開天

之人不可不慎也

十

夏惇夫云格物是將物託出道來莊子曰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若非心虛自然多窒涇野易解不免支離正為一元處不能無蔽耳汝莫若且置此書俟他日有悟自別

十一

吾無寸長惟看道理持之甚堅偶得人言觸發翻然而

改汝所改易說只就枝葉上增損根本元不曾動易未有是事開出事來今卻是牽搭填塞故不能虛邵子嘗言恍惚陰陽初變化絪縕天地乍迴旋又云更有難名狀兩儀仍未分以此求之何如

與陳元誠

自得故人病中一書久矣不聞謦欬悠悠我思來諭所論天機之言玩之有無窮之味若是乃為實學問在雷郡開荒數年今始歸省城而貧如故天之大困元誠不

如是不足為人欲横流中砥柱也見與林相詩雅有天趣但只是享見成樂未知與古人惟日不足何如堯舜兢兢業業還暇及此否律詩與駢儷文同終是俳體不作可也

二

别後靡日不思何時共坐一堂清風常披拂我雷州明農何如恐才大難於用未必能康濟自身也邇来朋舊凋落胡永清李立卿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許崇志

鳳凰鳴於高岡金士惇步步循蹈規矩而一二年間相繼奄忽化去嗚呼傷哉天其無意於斯世邪元誠上疏託之聶守不幸奔父喪去未知事竟若何去就亦宜明白也

寄林相

令姪來承汝惓惓厚意感佩無涯嗟乎爾時汝但知我喪子未知吾復喪孫也此天譴否德為空言無實者至戒也昔喪子時以達破愛以敬易哀猶恃有孫也小孫

復夭折此情大是難堪爾時百念俱忘恍若見性死生亦覺可處若天啟然今當力進舊學畏天以終身益爲廣延嗣續計未知天肯終祐吾否也衰世人多自營講學者又多自大籠罩不實汝能以經世爲志此誠何處得来雖然吾憂汝疎畧也未也吾又憂汝輕也汝亦嘗自省及此乎然乎否乎吾見郡邑志多矣博學高才則有之少有通達國體者惟蘭溪志庶幾乃楓山老先生手筆也進而上之廓而大之是誠在人汝誠觀此萬安

新志得失當自默會矣因此益求所未至此進德之機也學須凝聚停蓄乃能宣著發揮耳

與周士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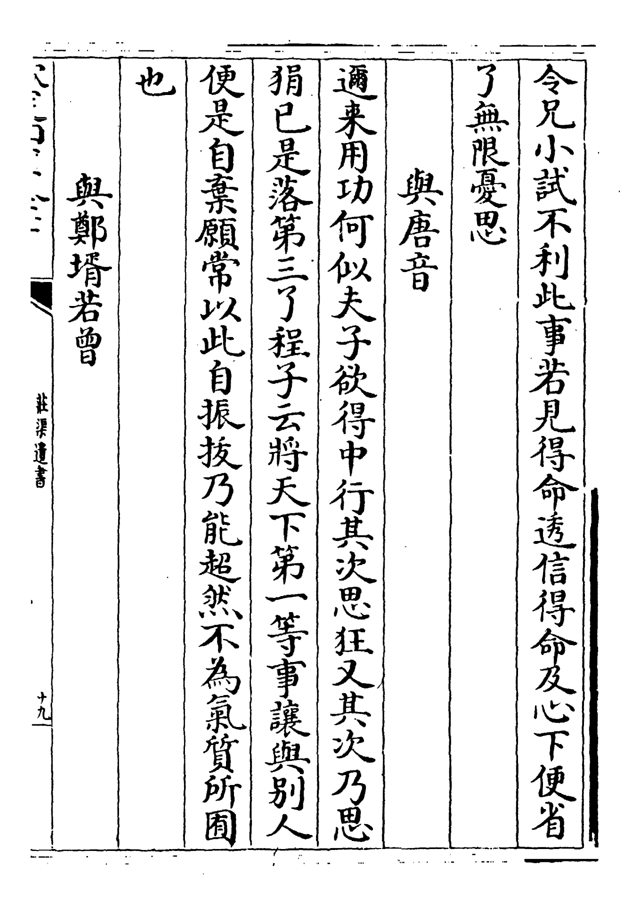
昨聞汝有眩暈之疾此痰火使然火然則發補其虛則水升火降令不知服何藥程子有言不學便老而衰不寧惟是固有未老先衰者矣吾人何可不自勵也開拓萬古胸襟勇猛前進莫自擔閣莫自拘牽何如

二

送還唐書一部古音畧一部唐三百年儒者咸推韓文公吾所深服者陸宣公也宣公而學可以為天民畧中作何功夫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若無天度量安得聖胚胎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可以此勘平日所學

與徐官

寄來六書精藴俱已看過篆得甚是有法可謂旣竭心力矣且一字有疑必問最見用心周密處五卷將畢止有六卷願愈加小心翼翼免以一類而掩全體之美聞


令兄小試不利此事若見得命透信得命及心下便省了無限憂思

與唐音

邇来用功何似夫子欲得中行其次思狂又其次乃思狷已是落第三了程子云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便是自棄頽常以此自振拔乃能超然不為氣質所囿也

與鄭塀若曾

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涇野人師也汝今侍之當先法其厚重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學之進退只於語默可見凡事三緘而言再思而行此便是聖門訥言敏行宗旨相去數千里若肯似此用功便如同堂合席也老聃云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慾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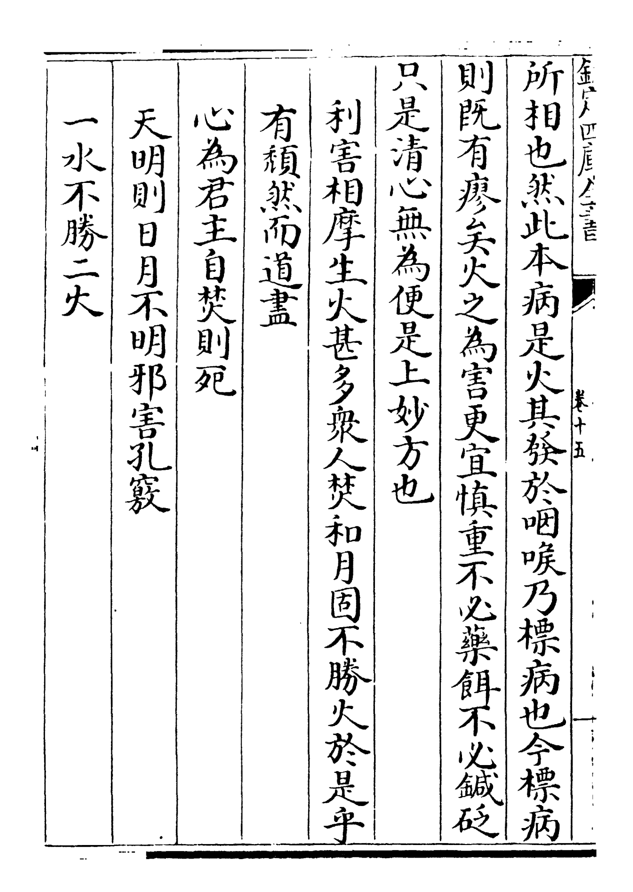
二

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

縱逢大匠亦難成今以後聽人講論不要輕信務要實體於身乃見難易此汝之韋弦也聞呂公南遷汝輩失所依歸雖然大丈夫須自立志聖賢皆我師也宜無分於在門不在門常如侍側時則可以攝汝心矣程子云將天下第一等事讓與別人便是自棄願常以此自振拔庶慰我數千里懸懸之望也

三

汝有喉痺病至斷水穀而吾乃不知今幸而愈此神明



所相也然此本病是火其發於咽喉乃標病也今標病則既有瘳矣火之為害更宜慎重不必藥餌不必鍼砭只是清心無為便是上妙方也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頹然而道盡

心為君主自焚則死

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孔竅

一水不勝二火

一水不勝五火

諸痛痒瘡皆屬心火

節嗜慾定心志便是天氣下降地氣上躋

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持是要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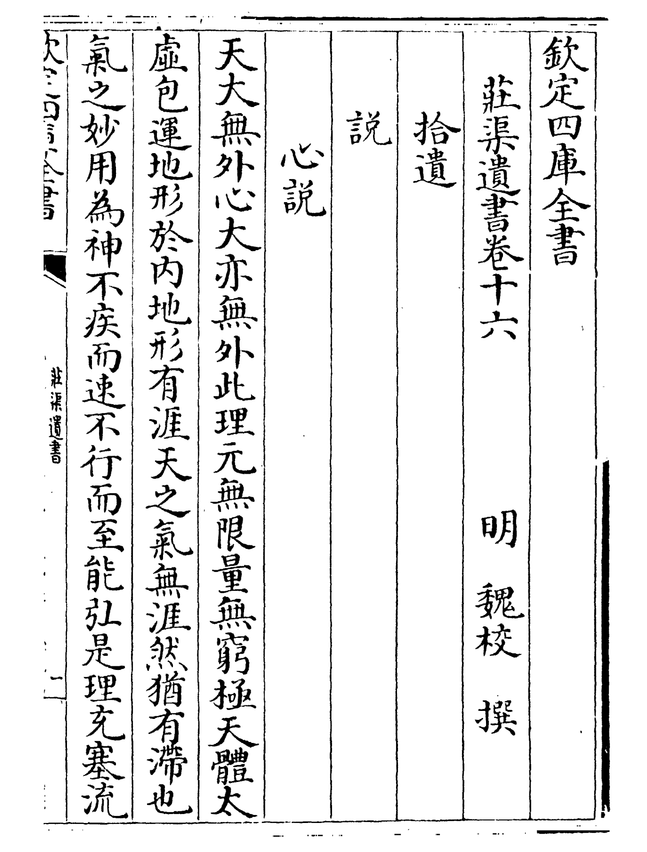
已上所書句句可玩味也凡病中最易怒而急欲病瘥二者皆無益而有損雖然此凡情也有道者必不如是學者當此可以驗平日功夫故特為汝言之

與參姪

初得書謂邑難治再書若易易然三書彌難氣不能平
古之人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淆之不濁澄之不清夫何
如哉顔子犯而不校孟子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巳眞汝
師也修回作事頗闊自親戚鄉黨暨於交友咸以為疑
市之無虎勿問可知也三人言之遂以為眞有虎矣惟
吾不以為然弗謂交友間亦素不信汝者此汝本美質
而未嘗持久用功以故然疑作耳彼中士夫與汝素不
相識豈能遽孚必久而後信耳昔寄公移吾批一過付

之修矣化今長可勤用功及防閑衙中吾與家中尊幼
俱平安不必掛念茲因夏巡檢便寄此

莊渠遺書卷十五



莊渠遺書卷十六

明　魏校　撰

拾遺

說

心說

天大無外心大亦無外此理元無限量無窮極天體太虛包運地形於内地形有涯天之氣無涯然猶有滯也氣之妙用為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能弘是理充塞流

行何有限量窮極人本天生理氣形神合下均付恰如天之脫殼包裹於外心體太虛宅於中央形骸有間隔氣常與天相通心之神明不測能弘此理而與天同天有元亨利貞心有仁義禮智天生萬物人成其能以贊化育天運一日一周氣形有滯也心之妙用即天之神是故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遠而六合之内外思之皆在目前宇宙内事皆吾分内事更無古今遠近内外之間天體惟一自古至今上自羣聖下

至庶民以及於吾惟是一心心如有二乃是世上別有一天更焉得有是理為人有這形氣便生出形氣之私自小了他就軀殼上起意思好名也只為有我好勝也只為有我好利也只為有我窮則欲富富則欲貴貴則欲康寧康寧則欲壽耳欲聽美聲目欲視美色口欲食美味鼻欲嗅馨香四肢欲便安佚物慾牽連無窮日用間一任氣質用事氣質強便常失之過氣質弱便常失之不及知有一身則更不知有一家知有一家則更不知

有一國知有一國則更不知有天下方寸間被那許多私慾重重間隔如何能與天相似且道宇宙是甚樣大人只有數尺軀其生不過百歲所以能與宇宙同大者以此心也此心既被形氣私慾間隔但將身形來放在宇宙間與之比量自是不勝其小唯聖人為能盡心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包括宇宙在方寸間形體有滯聽所不及則合天下之聰以為聰視所不見則合天下之明以為明軀殼上有欲如饑渴之於飲食男女之於室家

亦皆與民同之雖有形氣亦自間隔不得無有限量無
有窮極從古千聖以來唯傳一心以開來學木必有根
然後千枝萬葉可依而立水必有原然後千流萬派其
出無窮且道世間萬事何者不出於心此是一箇大本
總會處此心既存有箇主宰然後萬事可以次第而治
令欲作聖豈外此心心外無事事外無理惟是人欲蔽
隔天理不得流出到那事上必須常存此心凡一事上
必有一理隨事精察其理而力行之一事上人欲既不

得間這一事上天理便得流行積累之久事事皆天理從此廣大胸中流出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學者欲到此地位亦須先用此一以貫之功夫下學而上達也俗學只見聖人事事恰好不知聖人事事都從心上出來只管覷著那迹去做不曾見得大本頭緒既多茫然無下手處雖能隨事用功只是外面略睹箇是裏面元不透徹外面略制得住裏面打疊不盡内外判成兩截雖有積累功夫豈能貫通全體哉其與禪學近似者又謂

但能常存此心萬事自然皆正更不隨事用功蓋因錯認心體虛空萬事之來逐旋照映出箇理豈知人心塞淵渾只是理所謂理者非他乃日用萬事所以當然之故也今欲塊然以存此心而萬事皆棄不講則是專內而遺外心迹之判也久矣大率理氣形神雖本一體然氣精於形神精於氣理形而上雖氣之妙用猶未離乎形而下也老氏之謂虛釋氏之謂空蓋只窺測得那一氣孔神處不曾見箇實理老氏謂虛能生氣前一截纔

是大道自然後一節只是糠粃故欲清淨無爲任萬物而自理豈知大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其欲無爲亦只是見世人用盡智力終有窮屈時故全不役智力但因其勢雖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只是占便宜其與聖人順理而行者作用自别也神仙者流亦略窺見一氣孔神故欲煉氣蛻形逆天以祈不死豈知逆理則此心先亡縱使靈氣能延數百載何以異草木鳥獸之永年者哉釋氏妄謂天地間萬物生滅只是一箇大輪迴惟有

虛空本體不壞世人心迷貪著外物念念相續不能脫離死生故欲直指人心頓悟真如本性一空一切空名爲出世間法豈知大化衮衮其出無窮譬如烟出突中上面一番未盡下面一番又生元無輪廻相受心體雖虛中涵萬理却是真實無妄惟有人慾本空今乃一切指以爲妄便欲善惡都莫思量至於滅三綱五常而不顧遂爲天地間一大罪人只因聖學不傳世之學者此心終日向外支離而無成有能鞭辟近裏用功者又因

不知主敬之道硬去把捉此心奈何不下釋氏却謂吾心本無事可以不操而存其法至為捷徑謂云可直造聖人釋氏最下者亦有羈制其心之法故好高欲速之士多陷溺焉噫大道既分散為天下裂後之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全體時得一察以自好其弊可勝嘆哉

性說

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

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来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来人有此心便具此性盛貯該載敷施發用都是當人氣質所為乃其良知良能也性即太極氣質出於陰陽五行合下禀得便有清濁厚薄不齊處氣濁則遮蔽不通質薄則承載不起血肉之軀物慾易致陷溺壞了那良知良能故性雖本善而不能免於氣質物慾之不善此性元是降衷秉彛人因氣禀物慾有不善處終亦不能滅其性之善也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人性本来潔潔淨淨不可添一物纔被氣禀物慾夾雜便生出惡善本固有惡乃性中元無逐旋添上本體被他汙穢是有了多少聲臭然惡亦非從外生只是反著這善便做成惡本體不得自如善固常在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惡都成空因其本無故也心如太虛除却許多氣禀物慾剥落消殞剩存本性便是一箇好光朗空闊底世界所謂人貌而天也古之聖人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私欲淨盡耳然亦未必盡是天生

都從下學做起故中庸自衣錦尚絅功夫直說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孟子道性善而夫子曰性相近伊川云性即是理而明道謂性即氣氣即性後學疑而不决遂費多少言語分疏主孟子者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孟子言天地之性性之本然也夫子葢言氣質之性耳主孔子者曰天地生人此理已自落在氣質夫子論性實兼理與氣質而言孟子是就氣質中挑出此理來說耳夫孟子道性善正出於夫子易大傳繼善成性之

言古聖賢論性皆是直指當人氣質内各具此理而命名不雜那氣質來說亦何甞懸空說向天地上去性形而上者也氣質形而下者也若兼理與氣質滚說作性則無形而上下之分矣蓋性之字義有二其一性與情對其義為定名其一性與習對其義為虛位性從生從心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為情故性情皆從心此於六書屬㑹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湯誥易大傳中庸告子篇言之詳矣性字從生人之氣禀出

於天生故借生字為義亦名氣禀曰性而常與習並言習則成於人為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亦猶姓本姓氏之性因取生義借而為子姓之性也伊川謂習與性成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古語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凡此皆是假借言性字義本虛故可包得善惡在內伊川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禀受也中庸論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亦與篇内性字不同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自是後人

執著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其言不見於論語但見性相近也一言便謂正是夫子言性處然則荀子道性惡與孟子都只説得一邊揚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其説皆不悖於聖人矣豈其然乎伊川見荀揚韓錯認氣質作性故纔説破性即理也明道是指氣質内有此性元不相離耳孟子道性善不曾説破氣禀有惡後人更信不及故明道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亦非謂論

性當兼氣質言也古今論性莫精於孟子其言曰今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極惡之人其性幾若滅息而至此不覺自然發見則其本善可知此易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小而辨於物惡習雖深善念但有些子發見便自精彩不同若能湊合零星漸成片段只此這些子便是做堯舜底基本也只因迷而不求依舊又被氣禀物慾汩沒譬如自家有箇大寶藏埋沒瓦礫中零零星星時或透露得人指示又不肯去尋求只管

問人借寶來看豈不可哀也哉

理氣說

太虛氣也大塊氣之質也氣聚成質人物盈其間矣孰綱維是一理以主之理非別是一物在氣為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的便是理之發用而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為不能自如此氣是箇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凡理之能如此處皆氣所為也氣滯於有而運徙不齊便有差忒不能盡如此

處但他原能如此不害其有所以該得如此底在上亦
未有久而不復其常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氣道即理也氣能具是理故謂之氣理一而已
隨氣所具各各不同當下俱有一箇所以該得如此其
不同處正是同處此理所以能為氣之主夫氣之始混
沌未分只是渾淪一箇該得如此及至開闢氣分為陰
陽則理亦有健順五常之別缺一則不可以為造化二
五錯綜變化萬殊總是一箇該得如此而分不同在這

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便該得如彼做出千萬箇該得如此底出来其實只是一箇該得如此故能隨在具足到處圓成充塞流行更無空闕所當然字說不盡故更著所以然也氣精英不能無查滓精英則虛而靈能妙乎異查滓則塞而不能但理在查滓則亦隨其所能有箇當然處天渾是一團精英之氣包運乎外而地形查滓摻在中間故天德便健地只是順天地氣化滚来滚去生了一番人物又生一番人物性從何而来即天地

所賦之理各就他分上有箇所以該得如此人得氣之精英心含二五之秀健順五常之德與天地同亦惟聖人全禀精英能盡其性其次精英中帶了些查滓以多寡為智愚賢不肖之等差惟其性無不同故皆可以變化唯一種下愚之人查滓太多天地精英之氣偏有所不入孔子論性所謂不移之質是也物乃氣之查滓所成窒塞而蠢其性不復能與人同但隨形氣所能具箇該得如此是故飛者得此理則為飛之性走者得此

理則為走之性潛者得此理則為潛之性蠢動自蠕植物何知亦各自為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乃其塞處有一路子開便具得來與人性相近龜麟龍鳳四靈天地間氣所出終以查滓限其精英故終不如人性之貴也人身小天地但觀吾身便可見萬物這一團氣其查滓結成軀殼包褁於外耳目鼻口手足各有所能而不相通心都中央精英之會無所不能故能妙是理衆體不得而與焉然亦各隨其

所能有箇當然之則而同出於吾心手足皆蠢耳目雖稍靈然豈能如心之神明也哉觀此則人物之性固可默識矣心本屬火與肺肝脾腎分屬五行然五常之德實具於心而諸臟不與以其形氣偏塞也然亦各具得些意思肝發生仁也肺清肅義也腎藏蓄知也脾任養信也亦猶五常之在天地各因五行生物之氣而名非就形質上說然質具於地者也亦各具得些意思天地有混沌開闢人物亦有混沌開闢人之大始氣渾渾未

分其理惟一形生之後氣散為百體而心虛中二五之氣咸備有物有則其理總會於心渾然之内脉絡貫通當其未發則亦冲漠無朕蓋此衆理即一理之所為故能無所不包日用應萬事都從心上這一箇理流將出来遇父便成孝遇君便成忠觸處都是雖各有箇文路子相通其實只是一箇理夫子所謂一以貫之也試嘗論之鳥與鳥類也然而凡鳥不可以皆為鳳獸與獸類也然而凡獸不可以皆為麟何則其形異也聖人

與我同類耳目口鼻手足皆無弗同其心豈容獨異心既同則其性亦同豈有不可至之理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彼學而不求至于聖人者皆自暴自棄者也

序

贈胡重器僉憲福建序

淮陰胡君重器守南京秋官尚書郎褎然有才望漳南故多盜國家患之廼命胡君僉福建按察司事往治其

兵賜璽書以從事寮友於君仲仁符君同和輩祖之於江謂余以年好屬以贈言余惟今海内多盜孰非國家之良民乎饑寒切於身而公私復交征其利是故不得已而為盜非不知其終不免於死也以為獲一日之養則延一日之生猶愈於立殞命耳長民者弗能養民之生又欲盡促之死吁亦忍哉君之往也其無以盜為可惡而以為可哀藹然不忍人之心憤盈於中而充溢於外有以先加乎民俾聞之者雖極兇惡咸情得而動心

馬曰是欲生我者也下車之初痛自刻責以率其下先去在官一切貪汙苛虐之人由是發號施令與民更始理宽滯賑貧窮均賦役節財用凡可以佐民者汲汲為之不遺餘力將見困窮之民欲為盜者以為自今吾猶可以生也何苦而從盜乎既為盜者咸知君有哀矜之誠無忿嫉之念亦將消阻閉藏各欲解散乃徐為之規畫或可招安或當剿滅時措之宜詢於群謀而斷以己意盡一方之才處一方之事寧不恢恢乎其有餘地也

哉盜既解散又當益恤民隱可興之利當除之害次第不遺庶民各安生而無將來為盜之患矣君嘗為理官盜之抵死者尚欲為求其生今兹之往盜之猶可以生者君豈忍盡寘之死邪君之司刑不忍輕寘一人於法夫兵尤刑之大者也一輕用之則人之不得其死者衆矣君豈忍之哉吾固知其不然矣昔漢宣以龔遂刺渤海遂因請曰國家赤子弄兵於潢池今將使臣安之邪將勝之也帝曰選用良吏固欲安之耳遂復自請毋拘

臣以文法今國家以漳南多盜擅君以刺史之權予君以璽書之重視漢宣之用龔遂殆將過之君將何以稱上意邪亦曰昔之有司使良民為盜今君使盜為良民則漳南之治當與渤海同而國家得人可以比隆於漢室矣豈不休哉雖然余之言止盜皆安養之事耳未及教民也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則易以亂惟禮可以已之君以戴記起家登進士必能以禮讓教其民矣余故可得而畧也

送趙終吉擢守曲靖軍民府序

蜀人趙終吉連守三州皆有惠政君去州之民思之入為南都尚書郎校乂從君之後知君有德長者也正德己巳君擢守曲靖軍民府寮友嚴家孚輩祖於江之滸而需校贈之以言校義不可辭乃言曰郡守民之師帥也曲靖地方數百里紀綱之理亂風俗之汙隆咸繫於君之一身焉耳政始於自治則不嚴而肅教始於躬行則不令而從是故其本莫先於正己守也者承君之德

而致之民者也否則上雖有愛民之心下孰與被其澤哉曲靖遠京師萬餘里而吾君以其土地人民全付與君以君能宣其德也君身在外乃心罔不在帝室則吾君無南顧之憂矣是故其職莫重於體君郡之民以守為父母曲靖之民皆君之子賴君以養其生者也今之為民父母者苟利於已而不顧其害之切於民求已之名而不計其名之無其實民奚賴焉君能愛民如子民將愛君如父母矣是故其德莫切於愛民曲靖一郡合

四州二縣之屬吏於兹土者以百人而君為之長君知其賢而勸之人孰不勉於善知其不肖而懲之人孰不愧於惡是使不肖為賢也君欲知其賢與不肖則莫若進其人於庭而問之退而試之以事書其姓名於屏朝夕訪之而疏其下則賢者易知也不肖者易知也而賞罰可行矣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一郡之内庶事皆責於君人性之所宜政體之所尚可興之利當除之害守一人豈能盡知而盡行之邪君其虚心以求之使四境

之內皆欣欣然而來樂告我以善則衆人之功孰非君之功邪是故其次莫大於好善君之往也行是五者請毋緩其功而急其效毋有其始而靡其終時有毀譽事有利害毋狥其在人而忽其在我則於為郡也何有衆曰如子之言亦可以治天下矣乎曰今之郡古之國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君今日以是道治郡而有成功異時由郡守高第入為公卿則所以治天下者亦舉是道而措之焉耳衆皆曰

諾遂書以為贈

送吴得中僉憲浙江序

莆人吴得中守南京秋官尚書郎以清謹聞正德已巳冬擢僉浙江按察司事校贈之言曰憲司正人者也已獨可以弗正矣乎自治之弗嚴人將怨而不服躬行之不至人將慢而弗治是故其本莫先於正已風憲之職激濁而揚清賢者弗進而進者匪賢人奚以勸不肖者弗退而退者匪不肖人奚以懲是故其要莫急於知人

監司察守令者也郡弗治責諸守縣弗治責諸令若僕
僕焉代守令而行其事則亦一守令耳是故其職莫貴
於得大體巳弗正則好惡弗公而取舍弗明不可以不
知人不知人則無以委任而責成功雖欲務大體弗可
得巳三者相因其本則一耳君曰子之言至矣盡矣校
曰未也君盡其在我者矣而毀譽之至於人利害之出
於天有不可必則將如之何君曰請益校曰言有義有
命焉義所可君則為之義所不可君則勿為其於毀也

奚以怒其於譽也奚以喜禍福之在天也莫之致而至非今所能移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若見利而趨見害而避亦惑也已矣君曰敢不敬蚤夜以求服膺子之言因次其言以贈

誌銘

損益夏敦夫撰李一清墓誌銘

君諱滄字一清姓李氏初號石泉後以彌文且近名遂去之世為金華永康人其先有諱遠者唐杭州刺史其

子暘為參軍破賊有功遂家於杭暘之孫德明為永康始遷之祖曾祖諱秉良嘗代父詣獄而卒人稱其孝祖諱仁仲父諱鑑母蔣氏蘭溪楓山章先生嘗誌其墓君自幼凝重不妄語笑常侍父母側承候起居如成人見者莫不歎異甫長即有志讀書事師唯謹年十四補邑庠生弘治戊午領鄉薦赴春官落第南還適父疾特延明醫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者月餘及卒哀毀骨立葬奠悉准文公家禮服除入太學時楓山先生為祭酒甚

器之正德戊辰登進士第奔母喪哭至絶而復蘇者數四每以不得躬視湯藥殯殮忽忽如癡醉者兩閱歳遇忌日輒涕泣曰今雖欲盡孝敬不可得矣仲兄患足疾每自外歸必至寢前省視祁寒盛暑不廢家事無巨細必咨禀後行季兄澤蚤世遺孤友杜方在抱撫育教娶若已子卒以成立辛未冬服闋赴選除授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工曹歳造恒衰民財將以緣是乾没事涉内府多宦寺參主之故積弊牢莫可破君涖官一以清慎

勤自將夙夜奉公視官事不啻家事爬姦剔蠧毛髮不可干以私不為利勢回屈始而物情齟齬久之遂安以定今冢宰孫公為工部尚書雅知君凡有興作悉委之君條其材用徒庸卒減前費什之五六不忍糜國家一錢以重病民孫公甚敬信之儀真歲運覺使官民船附京師命君督其事君安靖識大體不為細苛民用不擾而吏亦無所容其姦事可便民則為措畫纖悉舟航往來及居民商賈之在儀真者無老稚賢愚咸頌其德儀

眞當漕河衝置壩蓄水惟大潦廼啓閘洩之中貴人利舟便多決閘以行君以法守拒之動攝以威屹不為動懼而止者甚多或贈以文綺之屬君例堅辭不受中貴人亦雅聞君名不敢强平生有守皆此類踰年竣事而還復差司龍江抽分竹木廠君以疾辭時少宰石公署工部曰此非李主事不可必需其愈而遣之不得已起而視事藩府戚里有漏稅者君追而治之不少假借雖宦同事者亦憚其風采初乾清坤寧灾至是敕取大木

上供君視事如平日持法謹嚴而用意一本於仁恕不忍重摧商人財令價踴貴以病民頌聲播遠近冢宰陸公聞其名方欲擢置吏部以自助不意寢疾而卒實正德十年七月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七病革時顧謂其所親曰吾死慎勿須材於公家為吾平生之累及卒無以為殮妻徐氏盡鬻其裝始克歸柩賢士大夫相與弔於朝行旅之人故有德於君者相與哭於野門生耆老之在鄉者相與白於有司為立里門以旌之表曰清修

吉士葢君之積誠動人也友人蜀王教以詩哭之云傷心病革買棺言千古同符易簀論識者以為名言子男彬臣媵尹氏所出尚幼以卒之明年月日卜葬於霞里祖塋之傍去家二里而近一清資質近道好義樂善不嘗饑渴之於飲食遊太學聞楓山論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及官南都日以親賢講學為事歘然自視若愚退食自公輙閉門不出潛心六經語孟及程朱文字而求窮理修身之方凡異端之説及近世詞章功利之習不以

一毫經心嘗曰人之為學當從人倫日用上實下功夫庶幾步步着實不為空言金華之學始於成公而何王金許其傳出於考亭高弟黄文肅公君守其鄉學甚至未嘗議及前輩短尤尊信文公按其成說佩而行之一字不敢易余嘗曉之曰文公晚年論學及解經要議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乃若小小文義程朱已不盡同不可深泥也一清曰不然吾輩學未見道今日正當不信已而信先儒之言庶幾求之而可得先儒論或有未定

者吾且闕所宜可也余深以為然於乎一清質魯志確以其近道之資而又學不畔道蓋踐履多於講明可謂平正篤實矣天假之年則其所造非余所得以知而不幸齎志而没不亦重可哀邪昔大道既隱漢儒秪以訓詁明經而釋教流入中國乂微程朱則聖學其遂無傳矣今天下家誦程朱之書而六經燦然明世然世降浸薄士往往務空言而闕於實行學益支離好高者復竊禪語而託於經傳謂可一蹴入孔室而輕訶宋儒號空

而不踐實噫弊也久矣若吾一清以躬行為學而足履實地者安可得邪余不幸生於絶學之後方欲求助於人以進此道得友如一清而又一旦化去踽踽凉凉獨學無助則所哀者豈直朋舊之情而已邪因誌其墓而銘之銘曰昔在孔門曽以魯得確哉李君學從魯入垂絶有言事符易簀後欲知君視此石刻

損益大意

一昌黎墓志學史記列傳體而太史公尚矣列傳若為

一人作而當時天下事皆備見其體甚大今一清官畢
國家事關係亦多亦宜敘見一二然亦不必煩
一表厥宅里漢人君子鄉高陽里猶有遺意與今之以
官爵甲第立坊者異矣永康此舉可振頹俗法宜得書
今但云立里門以旌之傷於畧當增表曰清修吉士
一文公作曹立之墓表未嘗深闢陸學而象山之徒已
譁然不平今門户太高黨事將起憂其將害蒼生但實
修吾學是真難滅是假易除吾學果大成將不大聲色

而自定矣柰何以口舌與爭激成其勢況風人之義貴於微婉使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庶得性情之正今直云近時一種便儇矯厲之資空虛恠僻之論異說蜂起程朱之書又將為天下大禁余為此懼而力不足以震之則幾於罵矣且彼正因厭俗學支離故喜禪學之捷徑而陷溺多世之高明之士今捨却俗學一邊專攻彼一邊之失語意亦欠平正而未足服其心也今畧改云云庶幾不偏又意蓄亦不甚露因稱一清起此

議論非欲謫彼且亦足以為諷而不至激其怒也

嘉定金處士墓誌銘

昔在正德戊寅三月某日嘉定金處士卒越二載建丑月乙酉乃葬前期其孫貢士洲持父命辭母几筵衰絰踵門稽顙泣血跽而致辭乞校勒銘其先墓圖惟不朽伏地不能興校惟金氏之葬也已緩然聞其治喪能深長思棺槨內外易毋比化者後艱玆其難朽矣善積者天錫以餘慶行立者人隨之令名銘墓後世彌文也而

奚以為且夙所不習余曷嘗以偏辭書人墓固辭弗敢承而其請彌至是日望貢士之言貌無不惻然動容者越翼日弗去益悲校終辭之由是父兄咸以是命余交友咸以是敦余哀誠所動也校廼弗忍違洲泣而言曰吾祖少服勞養吾曾祖父母逮養高祖父母俱高年多疾病而嗜好不同吾祖委曲承順咸得其懽心焉及終天年竭力襄四喪創祠堂以奉先世歲時祭祀宿戒吾祖母滌器酒食潔豐進生時所嗜物遇先忌終日悲愴

愛我曾祖遺姑姊妹篤於愛吾姑姊妹餽遺周恤恒加隆焉曰吾女豈得比先人女曾祖母外宗寖微恒振其乏戒子孫其毋忘吾母家曰其愛親如斯乎宗族其稱孝與吾祖幼從讓齋徐先生多識古今之故年既耆艾見讓齋猶執弟子禮甚恭怡怡如奉家長其於劬書若嗜炙然晝勤家務深夜靜坐秉燭讀史欣然忘疲晚年躭讀五倫書誦數咸貫家庭有訓述讓齋語居多謙齋卒施及其子若孫通家往來曰其隆師如是乎鄉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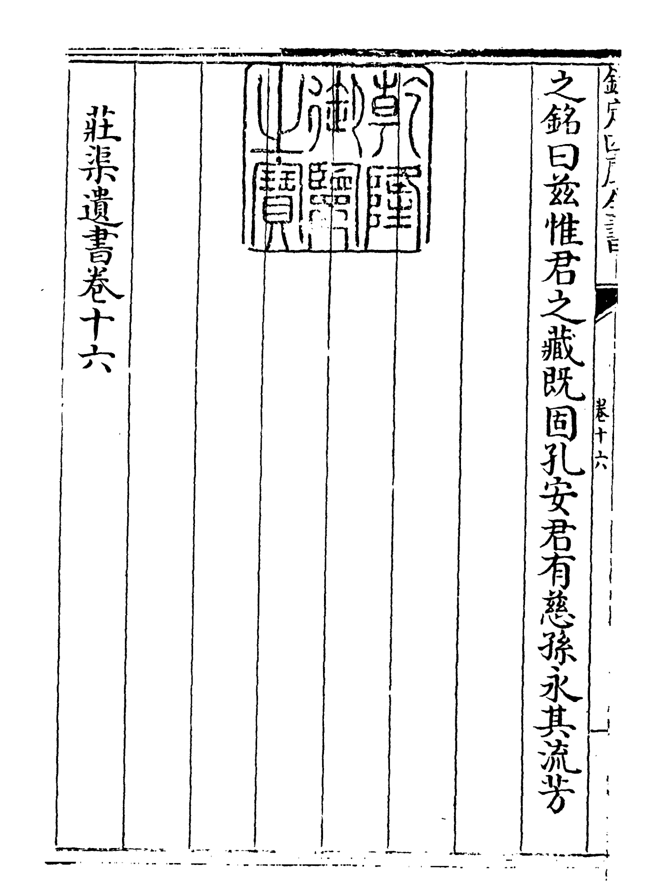
稱弟與吾祖惟恒産是務厥心有常無外物慕農事與悉命亞旅疆以往服田畒早隰植稔高原藝菽麥圃毓蔬無遺地焉戒毋雜樹花卉曰是饑弗得養饉弗得充者也嬪婦織木綿為衣語人曰吾田舍翁也敢習富貴相以道廿子孫惰驕服惡華靡器物喜堅朴凡事為經久計有以珍寶盛飾婦人裝求售者曰茲謂誨淫經有明戒有鬻奇玩好名畫者曰古弗貴異物非衣食之源也惟積書多至萬卷曰其勤儉如斯乎子孫其能守與銘

義稱美止子勿言兹皆可撮而傳矣洲又泣曰吾祖言行若有矩度終身無改凡燕飲酒始卒以治數爵微醺不復進杯勺或强至醉竟弗及亂進退儼如後生喜放曠者終燕莫敢譁嘗有令納粟拜爵吾祖輸粟數束於官弗敢受服或疑其固曰爵惟有德是榮富者出財庶民常分也吾布衣足矣敢濫名器邪及卒遺命以深衣幅巾殮戒子孫毋以貲發身縣大夫舉行鄉飲欲得高年有行者咸推吾祖宜延居三賓之首後虛介席一以

迎固讓弗敢赴曰其執禮如斯乎遺風尚存否吾家雖舊族然至吾祖而家業始益昌吾祖慎取予之節嘗遣人貿布於邑西楊氏閱數而羡十疋曰彼誤予也吾受不可以誤亟還之諸楊子孫婚嫁做禮俗行之以論財為深耻人有無故乞覓者雖甚强黠及甘悅善入者終不屑予一錢丐修浮屠老子之宫者立門外終日𡚁然而反聞修橋梁除道路而力不贍者無遠近助之財死無以埋者賻之棺饑者周之粟吾父承之曰先人起家惟

艱敢居然有先業歲洊饑發粟以賑其鄉將立義塾以教吾族及里人之子弟繼先志也曰其仗義如斯乎而父果哉能光前人可多也已吾何敢受一辭弗以燕孝子慈孫之心乃論其世嘉定之金厥初家南翔其稱榮一府君者實維金漳浦始遷祖距處士五世矣榮一生華三華三生國英國英生谷瑜谷瑜生有慶娶於朱是生處士諱鑑厥字汝昭人稱為竹軒翁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壽七十有六齡墓在西漳浦右原祖塋穆兆

初處士無恙時視其腓腫及股顧洲曰昔吾祖以是歿吾父亦以是歿玆遺氣所禪邪吾今死期至矣一日從容以遺訓顧洲授之洲嗚咽不能仰視處士徐曰死生其猶旦暮乎而奚悲也臨終奕然曾不怛化其達生有如此者配張氏繼室以陳子男莒娶孫氏女適朱鵬少稱未亡人二孫洲澣洲篤學謹信人也遡流考源厥有自出校弗及識處士爰以孫故信其祖自愧不德莫能使人徵信余言也雖然洲而修德厥躬何患無傳矣系



之銘曰茲惟君之藏既固孔安君有慈孫永其流芳

莊渠遺書卷十六